

诗经中关于认知语言学隐喻和转喻分析

常迪 刘艳艳

华北理工大学

[摘要]由于中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渊博精深,而我们的中华文化意思又比较委婉,所以往往通过隐喻或者转喻来传达发言者所希望传达的信息,在中国文字学里,隐喻也常常被用作为修辞格,是为让语言表达方式变得更加丰富而常用的一种方法。本文就以概念隐喻和转喻理论为基础,从认知的角度分析诗经中提到不同意象,阐释诗人运用隐喻和转喻的手法表达的不同情感时的心理活动,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诗人所传达的含义。

[关键词]隐喻; 转喻; 诗经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12.908

在语言的形成过程中,人类为了表达概念更加简洁明了,往往不是一对一的,而是有选择的。有时候通过讲述整体含义来表达部分,或者选择部分表达整体,或选择整体中的一部分表达另一部分。

这就是隐喻和转喻的产生背景。邻近关系主要出现在和语言表达有关的各种范畴中,涉及话语、现实和概念三者内部的、以及三者间的相互关联。认知语言学指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和修辞过程,是人们认识事物和思考生活的重要手段,隐喻体现在话语里,在我们语言活动中也多有反映,而《诗经》作为千百年来由劳动人民所创作的通俗易懂的诗词,就可以看到大量的意象出现,其真正含义是体现出隐喻和转喻背后所隐藏的真实含义。

一、理论基础

(一) 概念隐喻理论

概念的隐喻学说,是一九八二年来考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存在的隐喻》一书中开始提倡的。我们现在对隐喻与转喻的理解,是从语言修辞手法生化到思考方法与认识手段。隐喻与转喻已不再单纯的二种修辞方式,而是两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根据来考夫的概念隐喻理论,隐喻的本质实际上是人们用一个概念来理解另一个扑朔迷离,较为模糊的宏观概念,。隐喻是发生在两个概念区间之间的。人们往往是用具体的、有形的概念去理解抽象的、无形的概念(Lakoff, 1993)。是宏观和微观,大和小之间的互相映射。通过比对和映射,从而使抽象的事物易于理解和感受。

(二) 概念转喻理论

转喻与隐喻一样,都是作为一种认知手段存在的,这与人们的思维方式息息相关,这也就是为什么习惯间接表达的中华文化中转喻现象尤为多见。不同观念隐喻的区别是,观念转喻的映射出现于同一个观念定义域的目标体和载体间。是用在同一认识范围的二种事物之间的共同反映。观念转喻在实际生活

中也比较多见,作为意识模型的一种,观念转喻中蕴涵的完形性是人们理解事物和组织思维活动的基本方法。当我们对一个事物的构成元素、结构(静态的)、步骤、过程(动态的)都十分了解的时候,这个东西在我们的记忆中就是一种简单化了的、囿囿的整体。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标志,当这一东西再次出现时,我们为处理它所花费的心力也必然是最小的。因此用转喻的手段可以方便快捷的让观众了解其内涵,即这一事件的所有环节,即组成因素或过程,也可以激发这一事件的其他因素或环节的全部。和此事件相似的东西都有机会激发它。

转喻过程指一个领域矩阵中的某个概念实体,从心理上激活另一种概念实体的过程。人们以认知上较为凸显的实体为载体,去激活认知上不那么凸显的目标概念实体。转喻主要分为二个模式:一是在同一领域内同时发生在整个整体与部分之中的转喻,二是同一个范畴内同时发生在整个部分与部分之中的转喻。

(三) 转喻的另一个特殊类型——谐音借代

汉语中存在着许多谐音现象。以趋同的声音为中介,将二个所指意义联想成空间上的邻近(朱玉伟,2011)。在会语场景中,当某个共同语义指向不但通过声音的相似和与另一种共同语义指向相关联,同时还通过某个明显的共同语义指向(概念)识别、表示另一种不显著的共同语义指向(概念),就产生了一种特定的转喻型式——同音转喻/同音借代。在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将金陵十二钗中的贾元春、贾迎春、贾惜春、贾探春联系到一起谐音”原应叹息”展现了四个封建大小姐凄惨的人生命运。

二、诗经中的隐喻与转喻认知研究

诗经是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开始,最初的一个诗篇总集,辑录了从西周国初年至春秋中叶(前十一时代至前6世纪)的诗篇,共三百一十一首,展现了从周初至周晚期大约五百岁之间的中国社会发展样貌。内涵丰富而多彩,表现了劳作与恋

爱、征战与徭役、压抑与抗议、习俗与婚嫁、祭祖与宴请，乃至天象、地形、行动、植物等各个层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作为第一篇现实主义巨著，诗经中使用大量现实生活中时常出现的物件来表示主人公的悲欢离合。

（一）《木瓜》中的隐喻

作为诗经中脍炙人口的名篇，木瓜是这样写的：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这里面的木瓜、木桃、木李都是指树上长得酸涩难吃的野果子，但是在这里，除了指代水果之外，作者是用野果子来作为一种隐喻，代指稀疏平常，并不值钱的东西。而文中的琼琚、琼瑶、琼玖则是代表中国古代最为珍贵的玉石。在中国古代，玉石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来说，玉石具有高洁、纯粹又坚不可摧的高尚品质，而这里使用琼琚、琼瑶、琼玖这三种非常珍贵又罕见的玉石作为一种隐喻，来表示非常珍贵，非常难得的东西。再将整句话看一遍，我们不难发现，在作者眼中，稀疏平常的野果和非常珍贵的玉石平起平坐，更深层次的理解就是即便对方给自己的只是稀疏平常的礼物，在自己眼中却是非常珍贵的，代表着自己对对方的重视程度。

（二）《诗经》中的颜色转喻

中华民族自古便是个追求红色的族群，不仅福字、红包，平时也会用红色代表喜庆，吉利和富贵。其实早在中国新石器时期就有了在尸体旁边洒红粉末的祭祀礼仪，用以避邪、祈福、避祸。而崇尚红色的原因也和我国少数民族的生存有关。在狩猎时期，人类经常遭遇天灾与猛兽的攻击，而火焰的存在则为先辈们提供了希望和光亮，从而产生了对火焰的敬畏。与此相似的是中国先民们对阳光的崇敬，它给予了人类无限的热情和期待，这也应该说是中国先民们最初的崇敬之一。而太阳赤的火红，带来的则是人类热情、激动的心理感受。《诗经》中的太阳赤，为“从大火”。都抒发了诗人对于红色的喜爱。

《邶风·北风》有曰“莫赤匪狐，莫黑匪乌。”这句诗的意思是说“不是红色不是狐，不是黑色不是乌”。这是一首讽刺国家虐政并呼朋唤友进行逃亡的诗。在诗中，狐色为赤、乌色皆黑，赤色、用红色转喻狐狸，用黑色转喻乌鸦。比如现在人们还常用朱砂来代指红色，其实朱砂在最开始只是一种矿物质，只是因为可以拿来制作纯正的红色颜料，后

人才开始用朱砂来代表红色。

诗经中的影响在后世很大，因此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转喻处处可见，前几年大火的影视剧《甄嬛传》中，甄嬛前往探视怀孕的安陵容就有这样的一段对话，甄嬛给安陵容送的东西也是大有讲究：送过来的白玉扇子，上面的图画还是一只鸟，代表了安陵容在皇上心中不过是一只呼来唤去的宠物而已；白玉谐音是白育，扇子则等同于散子，用这谐音梗暗暗威胁诅咒曾经导致自己流产的安陵容这一胎不会平安，就连红宝石都还是鸽子血的，鸽子血意为“割子血”，这处处都是恶心和诅咒安陵容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暗示安陵容这一胎是“死胎”。

三、结语

隐喻与转喻并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段，更是一种系统的认知方式。本文运用概念隐喻与转喻理论，从认知的角度将古诗词中将意象、颜色等在不同语境下代表的不同含义体现的淋漓尽致，也同时体现了作者表达不同情感时的心理活动，希望能帮助读者建立相似的心理运作机制，从而更好地理解诗人所抒发的情感，以求尽可能达到与诗人的悲欢相通，有感同身受之效。

参考文献：

- [1] 朱玉伟.从谐音到转喻、双关 [J].理论界, 2011 (3).
- [2]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3] Lakoff 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A] // In Dirk Geeraerts (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ic Readings [C].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3.
- [4] Evans V, Green M.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 [5] Lakoff G, Turner.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9.
- [6] Kovesces, Radden. Metonymy: Developing a Cognitive Linguistics View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8 (1).